

艾玛长篇小说《观相山》第3章。春水馆小宝找人缠斗范得慧,程凌云惊讶于邵瑾冲出来保护范得慧的勇气,称“好人会有好报”。法学博士邵瑾先是想到得慧的妈老曹(丈夫范松波的前妻),接着莫名其妙地想到法学家王宪惠,他和胡适、蔡元培一样主张好人参政和好人政府,后来做了北洋政府代总理,受命组阁好人政府。邵瑾有些气馁地告诉程凌云这个好人政府仅仅维持了两个月零六天。程凌云则赶紧“收回这张没用的好人牌”。这是小说的一处关节。小说人物的日常生活,同更深广的历史做了对位法的处理,小说的时空感骤然增大。文中出现的米塞斯、波普尔、奥威尔、马克思以及《美丽新世界》,构成人物的复调,一条没有详说的隐线。

邵瑾虽然怀疑“好人好报”这种或然逻辑,但她努力向一个“好人”的伦理生活看齐。苏格拉底说,好人不会受到伤害。但善却是脆弱的,犹如努斯鲍姆所说,“成为一个好人就是要有一种对于世界的开放性,一种信任自己难以控制的无常事物的能力,尽管那些事物会使得你在格外极端的环境中被击得粉碎,而陷入那种环境还不是你自己的过错。”从《观相山》来看,我们不妨将善视为一张巨大的网络,每个人都是这网络上的一个节点,他们的行动则是各种因缘中延伸出来的时间线条。首先是个人的品性,被环境所熏染但并非完全被环境所决定。犹如范松波自陈,“我没有变坏,一是本质好,二是因为松涛唤起了我的责任感”。其次是共同生活的人保持彼此的善意。为了维持脆弱的善,必然要求共同生活的人如履薄冰,如临深渊,恋人、夫妻之间如此,父母和孩子之间如此,朋友之间也是如此。范松波处理打人事件有个眉目才敢告诉邵瑾:“松波小心翼翼地看着邵瑾……”另一方面,即便小心翼翼,变幻不定的世界也可能让人暴露于危险的偶然:“爱这个事没法教授,不管父母如何小心翼翼,如何操碎了心,孩子们还是不可避免地要把人生路上该走的弯路都走一走,把该吃的苦都吃一吃,有的甚至一步都不少走,一口都不少吃。”

共同生活的人之间的感应是难的。去云城的火车上,范松波感慨“觉得为人父真是一道类似霍奇猜想、黎曼假说之类的难解的题”。很多时候一点善意仅仅停留在我们的内心,没有机会彰显,即便可以释放,可能也要被第三方中介,比如邵瑾更多时候是通过松波来关爱得慧。春水馆事件之后,得慧感应到她的善意。范松波赶到云城专程看望得慧,她告诉爸爸:“‘那时我可恨邵瑾了,恨她伤了小叔的心,恨她抢了我爸。不过,’得慧说着笑起来,‘那天在八大关,她冲过来想保护我来着。天呐,她那弱不禁风的样子,我都不好意思跟人打起来,怕误伤了她。范老师我说句心里话啊,’得慧伸手挽住了范松波一条胳膊,‘你老婆这人不错。虽说她和小叔没成,可和你成了啊,肥水没流外人田,还给我生了个弟弟,挺好、挺好的。’”。芸芸众生之间,邵瑾、松波却建构起一个小而牢固的爱之共同体:“他们都不是会谈恋爱的人,他们只是在平淡的生活里努力去爱而已。而平淡是生活的真理……他们生活是很轻松的,是一种精神和心理上的轻松,背靠背的生活,彼此信任,却又不过分依赖对方。一点点开心的事,就能令彼此十分快乐。”在不确定的环境中,如此朝向对方的爱已臻于完美。尤其是邵瑾,她会催促忙碌的范松波给得慧和爷爷打电话,以尽到他对于子女和父母的义务;换房时她会坚持要一个大一点的房子,因为考虑到得慧和爷爷有可能过来住,正是她的经营让他们的网更有韧性。

再次即陌生人之间的善意。到了云城,范松波夜不能寐:“对孩子们,他实在是知之甚少,无论是对得慧,还是得安。他这个爹,当得可真糙。他们看上去是在他身边波澜不惊地长大,每一天都普通平常,但他们经历过什么,作为父亲,他到底知道多少呢?好在,从目前的状况来看,他们都还好,他们遇到的,也还多是好人。想到这里,范松波的心里便对这世界充满了感激之情,好像世界里真有个什么力量在默默地照顾他。”世界的总体力量向善,陌生的好人们也在帮助他的孩子成为好人,这种看不见的力量同样是不确定的,却是一种善的不确定。

除了麻木,情感时间可以简单地再分为积极的爱的时间和负面的怨恨的时间。在云城,范松波忠告得慧“永远不要带着怨恨去生活,要是总带着怨恨生活,最终会伤害到你自己的。”邵瑾和范松波都喜欢电影《何时是读书天》中那种悠长的爱,此时间结构能更有韧性地维系善的脆弱性——那种短暂的、即兴的爱,“在美奈子与槐多深沉悠远的爱面前,仿佛不值一提”。当范松波从妙一那里得知,“现在小观画的画,有一点松涛的味道了。范松波听着心里甚觉安慰,好像这世上与松涛有过关联的那一部分,又活了过来。”

《观相山》没有为我们提供一颗无比坚硬的宝石,它为我们编织了一张善的时间之网,暴露于人世的大海,像一张反复使用的渔网,凌乱,缠绕,难以厘清,似乎马上要被丢弃,但是延伸,有韧性,能守护各种各样的善良。

作者简介:冯强,青岛大学副教授,青岛市首批签约文艺评论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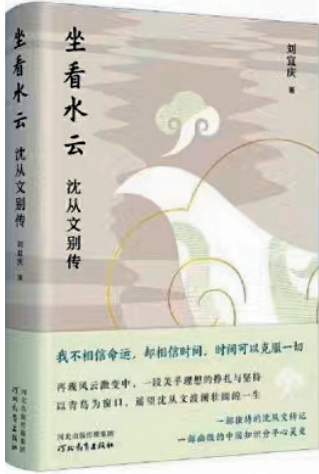


艾玛小说《观相山》：善的脆弱性

冯强

《坐看水云：沈从文别传》：一代文人的青岛遗痕

陈敬刚



2024年1月,青岛作家刘宜庆撰写的《坐看水云:沈从文别传》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,这部别开生面的传记深入挖掘沈从文的人生轨迹,细腻描绘了沈从文在青岛的生活片段,勾勒出沈从文的心灵史和那个动荡时代的文人群像。

刘宜庆表示,沈从文在青岛的生活和创作,使得这座城市成为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站点。1931年,沈从文来到青岛,在国立山东大学任教两年,创作了近六十万字的文学作品,包括《从文自传》,并在游览崂山时萌发了创作《边城》的灵感。

《坐看水云:沈从文别传》围绕两条主线展开叙述:一条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,涉及西南联大,青岛大学、山东大学的一些知名人士;另一条是现代文化名人,尤其是曾经工作生活在青岛的文化名人。这两条线一纵一横,沈从文恰恰处于纵横交叉点上,非常具有代表性。

“行至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出自王维的诗歌,这部传记标题中的“坐看水云”,与沈从文来青岛时的心境从至暗时刻到柳暗花明相契合,又与沈从文作品《水云》呼应,暗合沈从文一生对湘西乡村生活的眷恋。

沈从文的《水云》写的是他对自然风光的感受,其中就有青岛的碧海蓝天。他说:“有的人不了解海,不知爱海;有的人太了解海,不敢爱海。”沈从文在青岛,经常去离宿舍不远的太平角,坐在海边礁石上读书,看海天水云。那里僻静,无人打扰他的冥思静默。《水云》中的青岛,宛如一幅色彩饱满的油画:“前面已是一片碧绿大海,远远可看见水灵山岛的灰色圆影,和海上船只驶过时,在浅紫色天末留下那一缕淡烟。我身背后是一片马尾松林,好像一个一个翠绿扫帚,归拂天云,矮矮的稀疏的马尾松下,到处有一丛丛淡蓝色和黄白间杂野花在任意开放。花丛间常常可看到一对对小而伶俐麻褐色野兔,神气天真烂漫,在那里追逐游戏。这地方还无一座房子,游人稀少……”不仅是海,青岛的云更加不同凡响:“云南的云变化最快;河北的云是一片黄;湖湘的云是一片灰;四川因高山将云分割又加浓……论色彩丰富,青岛海面上的云应当首屈一指。”沈从文进一步描绘说:“有时五色相渲,千变万化,天空如展开一张张图案新奇的锦毯。有时素净纯洁,天空只见一片绿玉,别无他物,看起来令人想起轻快感、温柔感和音乐感。一年中有大半年天空完全是一幅神奇的图画,有青春的唏嘘,煽起人的狂想和梦想,海市蜃楼即在这天空下显现。”不难看出,刘宜庆将“坐看水云”由于传记标题,可谓匠心独运,神来之笔。

在书中,作者还描写了沈从文的朋友圈,让我们知道沈从文在青岛跟哪些人交往、怎样交往。1932年《新月》主编、清华大学教授叶公超前来青岛,曾为沈从文在其住所内拍照,照片里沈从文站在阳台上,流露出腴腆、安详的笑容。阳台外墙上还摆放着两盆花。透过外墙,可以看出崂山花岗岩的墙裙。

青岛时期是沈从文文学创作的分水岭,他的笔触开始从叙述自身经历转向关心社会 and 人生,对现实社会的丑恶和虚伪也有所针砭,知识分子开始成为他描写的对象,与以往作品迥异的《八骏图》就是具有代表性的都市题材小说。《八骏图》里的“八骏”,指的是八位教授,包括物理学家、生物学家、哲学家、汉史学家等,可以说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群像。相传,周穆王有八匹宝马,称之为“八骏”。沈从文用《八骏图》作为小说名,借喻八位教授,具有鲜明的讽刺意味。沈从文创作《八骏图》,应该与在青岛大学的“酒中八仙”相关。以校长杨振声为首的八位教授,每逢闲暇经常一起开怀畅饮。这八位教授多具有欧美留学的背景,个个风流倜傥,居高临下。沈从文小学毕业、行伍出身,靠个人奋斗成名,获得胡适的赏识,因此才能登上大学讲台,故而和“八仙”格格不入,甚至有些反感。于是以此为素材创作了《八骏图》,对小说中的甲乙丙丁等教授的生活予以讽刺。作品通过不同情节,提示了他们道德观的虚伪性。当然小说中“八骏”并非完全就是现实中的“八仙”,沈从文意在表现知识者的“懒惰”与“生命力的荏弱”。这一切,都被刘宜庆在《坐看水云:沈从文别传》中绘声绘色、栩栩如生地娓娓道来。

作者通过搜集梳理大量史料,以温润的笔触还原沈从文在青岛的人生经历,描绘了动荡时代一众文学名家的群像,展示一段关乎理想的挣扎与坚持,并以之为线索赏析沈从文的经典作品,将之连缀成一部独特的沈从文别传,呈现一位作家与一座城市的交互关系,织就了一部幽微的沈从文心灵史。

而今,青岛福山路3号的沈从文故居,此处屹立百年的“窄而霉斋”别墅,早已物是人非,铁门紧闭。斯人已去。唯有时空记忆,还停留在这山海之间……

作者简介:陈敬刚,影视创作人,青岛市影视家协会会员。

《文艺评论》征稿邮箱:
zaobaofukan@126.com
请在标题中注明“《文艺评论》投稿”。(2000字+短视频评论)



「文化青岛」
扫码关注